

著原次胤瑳匪將少軍海本日

之中眼人軍本日

機危美日

述譯慈敬楊



日本軍人眼中之日美危機

第一章 日美抗爭之史實

第一節 巴拿馬運河之開鑿

西瓦德之言——菲律賓之割讓——麥金萊之三理由——盧斯福之鐵腕
外交——美國之智信食言——運河地帶之防備——監視下之公共航路

巴拿馬運河之開鑿，令美國西進步武，增加速度。由地理上言之，造成國際通商一新紀元，但獲利最溥者，厥惟美國。因紐約與美大陸西海岸巴拿馬以北之距離，可以縮短八千四百十五海里，巴拿馬以南之距離，亦縮短五千海里。東部美國智識階級腦中之太平洋及遠東政治上，經濟上印象，爲如何耶？

一八九八年，合併夏威夷，割據菲律賓，美國已布成進取遠東之哨兵線，及軍事根據地，實現五十年前國務卿西瓦德之預言，西瓦德在元老院中，立於功臣克利樞前，對

衆演說：「諸君！元老院之光輝，已經沒落。吾人現在應別籌方法，謀國民之進步，建築雄偉莊嚴之舞台，吾人正挺身立於擴張國富及領土之陣前。吾人之先鋒隊，已渡過聖羅林河而北進，橫越墨西哥谿谷，以達中央亞美利加平原。回首眺望太平洋方面，夏威夷諸島及中國沿海地方，處處露出美國革新的勢力。吾人勢力所達地方，莫不低首下心，願受吾人保護。吾人之擴張領土，在外固隨處受人嫉妬，橫加干涉。而國內鼠目寸光之輩，濫唱高調，遇事尤感掣肘。此種困難情形，能否除去？何時始能除去？吾人借通商名義，與亞細亞大陸接近，其所發生之新事態，動輒影響及於吾人之地位。吾人深感與亞細亞大陸之連絡點，即植民地之必要。此實爲一重大問題。美國瞬將走入此重關隘。諸君！吾人果有實力以解決此重大問題乎？」西瓦德爲美國第一流政治家，預言在半世紀後實現，結論已証明爲杞憂，蓋美國在太平洋上稱霸久矣。

一八九三年，美國謀合併夏威夷未成，及一八九八年美西戰事發動，美軍占領東西兩洋西班牙領地，席戰勝之餘威，始將夏威夷收爲己有。至於菲律賓之割據，則美國人

煞費苦心。美總統麥金萊，宣布割讓菲律賓之理由，分爲政治，商業，人道主義三項，以掩飾世人耳目。美國又破費二千萬美金，作爲割讓菲律賓之代價。其政治上之理由：「合衆國已走上新的舞臺，不能再侷促於西半球內。因近代交通機關之發達，將距離縮短，合衆國已與菲律賓接近。合衆國謀在亞細亞方面，獲得優勢權力，在合衆國方面，爲當然舉動，欲求將來之繁榮，勢不能不如此」云。此「勢不能不如此」之語調，與美利堅建國精神，及從來採取之門羅主義，不盡吻合，可見美國已漸次傾向於帝國主義矣。至於商業上理由，則云：「美國之生產品及輸出貿易，逐年增加，有擴張銷路之必要，如不做效歐洲人之覓求商業上活動的根據地，到底不能與歐洲各國相競逐。合衆國之政策，爲門戶開放主義，但政治上之勢力，如不能確定，則此門戶開放主義，將無實力維持，所以美國應在最大市場之亞州確立勢力」云。此段用意，顯然主張金錢與刀劍并用，與上述政治上之理由，確有異曲同工之妙。可見美國已陷入帝國主義之深淵中，不克自拔矣。最後道德上之理由，先描寫西班牙殖民政治之殘酷，及羣島無秩序狀態。美國

願以自由，平等，自治諸權利，分享島民，不但爲菲律賓人求解放，且爲世界人類謀利益云。美國使用詐欺手段，尙口口聲聲代世界人類盡義務，此種欺人之談，本爲一種外交辭令，并無深義存乎其間。美國果有救民於水火之中之道德觀念，則水深火熱之殖民地，所在皆有，何獨偏愛於此菲律賓。如爲便於私圖，故意作此違心之論，以震世駭俗，是真不知人間尙有羞耻事也。

菲律賓既落於美國手中，夏威夷又早被吞併，美國領土，已擴充至太平洋中心及中國近海，帝國主義的烟幕，彌漫於東亞大地。美國國運既作加速度的發展，美國人心中，當然想尋一條捷徑，連絡太平大西兩洋海水，享有通商上種種利益，又可增加進取東亞之「權」及「力」，固一舉而兩善備焉。麥金萊壯志未酬，身先被刺，繼任執政者，爲近代史上有名鐵腕外交家羅斯福，繼承麥氏遺志，欲了此未竟之功，遂着眼及於巴拿馬運河開鑿事業。此美國兩代英主，雄才大略，成就華盛頓以後絕大勳業。諺云，「時勢造英雄」，如麥羅者，可謂時代寵兒矣。

美國欲包辦此偉大工程，勢不能不徵求英國人之同意及贊助，始可望進行無阻。美當局乃派人游說英國，謂美國人願開鑿巴拿馬運河，作為世界公有航路，軍艦及商艦，均受同一待遇，可以通行無阻云。其言婉委動聽，宜乎英國人受其麻醉，墮入術中，慨然允許合作，可見巴拿馬運河之中立，不但為英美兩國之宿約，且為美國對於全世界之公言。乃美國攫得工程上之優先權，即刻改變態度，羅斯福運其鐵腕外交，另造成一種新局面。蓋此運河之開鑿，涉及英美外交關係，工程上亦有種種難題，非有五十年乃至百年之悠久歲月，不易有成功希望，羅斯福乃能不避艱險，運用其鐵腕外交，打開外交上重重難關，解決工程上種種問題，十年之間，遂令巴拿馬運河成為世界交通孔道，在世界交通史上，立不朽之功，即在美國對外發展過程上，成長足之進步，宜乎受美國民衆之馨香膜拜也。惟美國人之通病，為利己心太重，本身如認為切膚之痛之事，輒不顧念他人利害，一意孤行，雖損人利己，亦非所恤。

一九〇一年，英美訂立亞朋沙佛德條約，對開鑿運河事，成立諒解，美國出資收買

巴拿馬運河公司，着手開鑿工程。但運河地帶之土地權，當時屬於哥倫比亞政府，對於永久割讓運河管理權一事，阻撓頗力，因哥倫比亞政府，明知美國垂涎運河權利，乃視為奇貨可居，竭力抬高地價。美國派人疏通，亦無結果，羅斯福乃出其囊中妙計，用實力援助巴拿馬地方人民，宣布獨立，復用迅雷不及掩耳手段，承認巴拿馬共和國政府，訂立美巴運河條約。為期未及半年，美國未破費一文，將各種困難問題，完全解決。羅斯福頗以此自豪，語於衆云：「巴拿馬乃為余所取得」，其實所用手段，實於虎而冠者之暴行，誘騙不肖子弟，強占孤孀財產，造成法律上犯罪行為而已。

開鑿運河工程，既按照預定計畫進行，美國又進一步謀壟斷航務上利益。據亞朋沙佛德條約第三項規定，各國商船軍艦，遵守本條約規定，享有同等權利，并不收通行稅。即航行條件，稅則，及其他各項，不問其為國民，臣民，市民，在條約上均無差別。但美國上議院，抹殺條約効力，制定運河法，將往來各種船舶，強為區別，屬於美國沿岸航業公司之船舶，概免收通行稅，其餘各國船隻，均強迫納費，兩院通過後，由塔虎

脫批准實行。英國政府對於美國之背信食言，極爲憤慨，認爲國際法上違反條約行爲，乃對美政府提出強硬抗議，謂：「美國如實行運河法，則英政府將認爲英美現行一切條約，皆將失其効力」云。當英美定約開鑿運河之初，美國曾再三聲明，係爲世界人類謀福利，乃口血未乾，食言而肥，彼大國者，豈真不知國際信義爲何物耶。聰明之塔虎脫，對於英國抗議，用一種觀念 (Theologie) 以作唐塞，發表聲明云：「條約內之各國字樣，乃指美國以外之國家，因美國既由巴拿馬共和國手中，取得領土權，且破費莫大資本，開鑿水路，美國當然有監督權」云，其言可謂狡而辯矣。言及此事，聯想及於遲鈍之 John Bull (英國人)，被狡猾之 Uncle Sam (美人國) 愚弄，瞠目結舌之諷刺畫，令人不禁啞然。但美國人之貪婪無厭，度量狹隘，於此可見一斑矣。

美國人發表聲明後，爲保持所有權起見，乃支出大宗經費，建造運河地帶防禦工程，在東西兩出入口，築成堅固砲壘，通行船舶悉受監視，儼然一要塞地帶。僅就太平洋岸而言，在佛蘭敏柯，比尼柯，那斯諸島，均築有強固要塞，由巴爾波亞港至那斯島間

三海里堤岸，設有海岸砲台，裝設十六英寸，十四英寸，六英寸重砲。陸上更築有堅固戰溝，由數個步騎砲兵團，常川駐守。巴爾波亞港，頻年修築，軍事上設備，如船塢，煤庫，軍需倉庫，修理工廠，無不具備，現已成為主力船隊之前進根據地。若以巴拿馬運河與萬國公有之蘇彝士運河比較，除美國人而外，恐無一人，能認美國之行爲，爲大公無私也。

第二節 對日感情之疎隔

樸茲茅斯條約——羅斯福之斡旋——美人對日感情之變化——日

美合辦南滿鐵路——小村之言論——哈里曼之迷夢——日美反目

巴拿馬運河之開鑿，在美國遠東政策上，確爲千載一時良機，美國人當然竭力經營。未幾，日俄戰起，日軍迭獲勝利，銳不可當，羅斯福觸目驚心，知日本非可輕侮，在日本海海戰之第七日，即一九〇五年六月二日，通牒俄國駐美大使嘉西尼伯爵，及日本駐美公使高平小五郎，申述美國出面調停之意。越六日，六月八日，復對兩國政府，發

出同一通牒，大意云：「爲人類一般利益着想，悲慘殘酷之戰爭，目下能否告終，吾人應努力以求之。合衆國與日俄兩國，素敦睦誼，合衆國欣望兩國之繁榮福祉，同時深感兩大國民間之戰爭，足以妨礙世界文明之進步，深望兩國政府，爲兩國自身及文明世界全體利益計，即日開始講和交涉」云。羅斯福之炯眼，窺破日俄兩國在遠東之未來關係，竭力將美國東洋政策上之障礙物，低減至最少限度。就當時美國國際關係而言，日俄兩國之中，苟有一國，敗至一蹶不振，他一國勢將成爲東方霸主，爲美國在遠東之未來大敵。且日本苟遭敗衄，俄人在遠東逞其狼子野心，美國勢將不能插足東亞。美國人之心腹中，祇願日俄兩國，兵連禍結，筋疲力盡，決不欲勝負過於分明，貽未來之隱憂。故在日俄海戰俄軍小挫之後，美國即出頭調停，羅斯福之深謀遠慮，誠加人一等矣。

八月九日，日俄代表在樸茲茅斯，開講和會議，羅斯福在暗中斡旋頗力。關於割讓庫頁島及賠款數目，日俄意見，幾致決裂，羅斯福致書於日本代表金子曰：「此次戰爭，日本如志在金錢，恐難達到目的，且失美國及各國之同情心，此時毅然停戰，與日本

有利無害。日本既支配朝鮮滿州，又虜獲俄國艦隊，增加日本海軍勢力，進而占領庫頁島，居戰勝者之高位，不如適可而止，以保榮譽。且自道德的見地言之，日本對於熱望和平之全世界，隱然負有一種義務，日本既向世界表示其戰術之優良，同時亦應表示其道德之高尙」云，語婉而多諷，隱含威嚇之意。羅斯福復勸誡俄國皇帝云：「庫頁北部之賠款，數目多寡，可不必問，宜求有以滿足日本之名譽心。日本若不能獲得賠款，將不惜重大犧牲，進兵占領哈爾濱及海參崴，奪取庫頁及滿州鐵路，無異將東部西伯利亞，割讓與日本。日本目下在美國募集軍事公債五萬萬元，補充戰備，勢將大舉」云，對俄尤極盡威嚇之能事。所謂羅斯福之雙刀舞術，極盡巧妙，令人嘆觀止矣。日本代表墮其術中，急電本國政府請訓，照羅斯福調停原案，不索軍費及賠款，將庫頁北部交還俄國。講和條約發表，世人對於日本之寬度大量，出於意外，俄國外交轉危爲安，悉出美國斡旋之勞，乃減少美國特種物產輸入稅，作爲報酬。

樸茲茅斯講和會議，最可注意者，爲美國對日感情之變化。明治維新以後，美國對

日感情，頗爲良好，每遇歐洲列強對日有無理要求，美國隱掣其肘，暗中援助日本。中日戰役以後，美國人漸認識日本在國際間之潛勢力，國務卿海氏(Hughes)又發表聲明，喚起國人注意。自合併夏威夷及菲律賓後，更令一般關心遠東形勢之美國人，權勢慾及膨脹慾過於強大，致認定日本之戰勝，非僅爲日俄兩國問題。卜萊士嘗言，美國生活，以群集精神爲其主動力，美國人目睹其交通網之擴張，資源之開發，商工業之發展，國富激增之趨勢，其能無意於東亞之最大市場乎？何況領袖人物，又爲富於冒險精神之羅斯福，從而指導之，煽動之乎？不意遠東方面，突然出現一強有力之大海軍國，收取滿州朝鮮，羽毛日愈豐滿，當然惹起美國人之嫉妬，反感，冷淡，理也，亦勢也。所謂門戶開放，機會均等外交的成功，日本橫身其間，成爲新的障礙物，更增加美國人對日之疑懼及猜忌。故在樸茲茅斯和約上，對於中國之領土完整，主權獨立，不惜重言以聲明之，并提及門戶開放政策，蓋有深意存於其間。

美國人之疑懼及猜忌，因日美國情迥不相同，冥冥之中，日本隨處受其掣肘，損失

不贊。美國之於中國，以善意言之，目的固在於通商及企業方面，日本戰勝強俄之後，樹立新的大陸政策，加重兩肩上之負擔。發展既得權利，爲日本國民應有之努力，應盡之責任，乃美國竟欲將門羅主義，擴延以達於東方，用有色玻璃鏡，以觀察日本之經營滿州。言念及此，令人寡歡。

姑作事實上之穿鑿。

日俄講和條約發表以後，美國仍惴惴不自安。美國鐵路大王哈里曼，受政府當局意旨，乘日代表小村未回國機會，陰謀奪取南滿鐵路。事先羅斯福曾向日方提議，將滿州劃爲永久中立地帶，以作美國援助日本之報酬，及門戶開放之保證條件，日方加以反駁，乃將原議撤回，羅斯福是否斷絕此項念頭，自不能令人無疑。自日軍戰勝強俄後，世人耳目，不期而集於滿州，駐日美使克利斯根，乃慫恿哈里曼赴日游歷。哈里曼爲美國第一流之實業家，在日俄戰役中，與紐約金融界領袖西卜氏，共盡力勸銷日本公債，哈里曼本人即承購數百萬美金債券，日本政府當然感其情誼。在當時哈里曼意中，用日美

共同經營名義，先將南滿鐵路，收入掌握中，再出重資收買中東鐵路，獲得西伯利亞鐵路之運輸權，以與彼本人經營之太平洋輪船航路相唧接，將此世界一週之交通路，收歸美國管理權之下，出其餘力，以開發滿州富源。

一九〇五年八月三十一日，哈里曼到東京，受日本朝野盛大歡迎。彼與克里斯根兩人，朝夕奔走於日本元老閣臣之門，往復磋商，日美合辦南滿鐵路之議始內定。惟時日本國民，正不滿意於日俄和約條件，對桂太郎內閣大肆攻擊，哈里曼乃赴朝鮮中國遊歷，將善後諸端，委諸克里斯根。克里斯根乃遊說元老井上馨及首相桂太郎曰：「南滿鐵路急待整理，除哈里曼外，恐無人能有此魄力，彼與美國銀行界，關係頗深，得其從中斡旋，日本易於在美募債。如能採用哈里曼計畫，經濟上，政治上，日美關係，當能日臻親密」云。當時日本元老中，井上正以俄國對日復仇爲深憂，日本獨力經營滿州，障礙太多，不如將美國引入滿州，作爲日俄兩國緩衝，較爲安全，且可得美國經濟的援助。故對哈里曼之遊說，極表同意，力促桂內閣速與定議，在當時內閣閣員中，表示反對

意見者，僅遞信郵傳大區大浦兼武一人而已。哈里曼遂於十月八日，折回東京。與桂內閣進行談商，意見頗爲融洽，遂於十月十二日，與桂太郎訂立草約。該約大意，爲組織日美合資公司，收買日本戰利品之南滿州鐵路，及其附屬財產，公司組織，悉照日本法律，先由日本人任管理之責，以後逐漸變更，至日美代表權平等爲止。其後，哈里曼迭向日政府要求，簽訂正約，桂太郎感於責任過重，未敢實行。哈里曼乃携草約返美，自謂不虛此行，喜可知已。在哈里曼去日之第三日，小村由美返日，聞日美合辦南滿鐵路之訊，大怒，訪諸元老，力陳此中利害，主將原議取消。小村，桂內閣之外務大臣也。小村所持之理由：在法律上，南滿鐵路及其附屬財產管理權之變更，應得中國政府之承認。在政治上，日本損失二十一萬人命，二十五億軍費，犧牲代價之南滿鐵路，決不能令美國資本家坐享其成。日本國民，正不滿於講和條約，如再聞有此不公平事，恐將惹起意外事變云。各元老大爲動容，乃決意將草約取消。

哈里曼方行抵舊金山，日本領事上野季三郎示以桂太郎來電，內稱：「日本政府，

對於草約所定事項，認為有詳加調查研究必要，另有詳細通知，該項草約暫時中止」，哈里曼得此意外消息，正如冷水澆背，意沮神喪。當復電日政府，請仍照原議進行。至一九〇六一月，得日政府正式通知，因此事牽涉中俄兩國條約，南滿鐵路不能由日美合辦，前項草約作為無効云。

哈里曼之計畫，功敗垂成，對人輒痛斥日政府之無信義。美國人認為日本既已容納美國希望，復又取消，於理不合。當時有人主張，強迫日本履行契約，甚至公然謀及對日用兵。故一九〇五年之哈里曼事件，美國實業界固耿耿於心，美國資本團體及政府，亦為之不平，不安。在日美外交史上，留下不可磨滅之傷痕。

第三節 對華政策之衝突

施多烈之活動——中美陰謀——哈里曼死——滿州鐵路中立提議——

日俄共同反對——四國借款團——運河借款——新四國借款團

日俄戰役中，日本得美國援助不少，戰後，乃在美國訂購南滿鐵路大批材料，作為

報酬，美人乃提出合辦南滿鐵路要求，所望未免過奢。因報酬及要求之差，及日本獨占滿州之猜疑，美國遂目日本爲遠東政策之大敵。爾後二十年間，在日美外交史底層，日美對抗之暗潮，激起萬丈怒濤，橫決不可遏止。哈里曼計畫，雖發生頓挫，其爲人意志堅強，不肯默爾而息。東游時，在朝鮮京城，晤美副領事施多烈，廿七歲之青年外交官也。哈里曼賞其才，思援引以爲臂助，乃薦之於國務院，擢爲駐奉天總領事。施多烈思有以報哈里曼之惠，乃奔走於清廷大吏間，獲得與南滿路平行北迄哈爾濱之鐵路建設權，以傾覆日俄在滿州之地位，使拋棄南滿及中東兩路，俾哈里曼計畫，得以實現。適英國賀林達公司總理魯意法朗士，至奉天，獲得由新民屯至法庫門間之京奉路延長線——後日更延展至齊齊哈爾——鐵路建設權，施多烈聞訊，千方百計，交歡於法朗士，英美兩國聯合成一戰綫，利用取得之鐵路權利，以抵制日本。日政府因該鐵路與南滿路成平行幹線，與中日密約相牴觸，乃提出嚴重抗議，始將該計畫打消。但施多烈仍思弄其狡猾故技，以求貫徹初衷。時袁世凱居要路，倣李鴻章聯俄制日故智，與美國親近，任徐